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学以致用(3)

◆ 贾子建 阿润

走出书屋

侯仁之还长期从事“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这项根据国家生产建设要求而逐步创立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极有特色的一个发展方向。侯仁之在沙漠中不仅找到了学术突破,这里也是他实现“经世致用”更有效果的现实环境。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当时由于西北沙漠地带的扩大和蔓延日益严重,如何治理改造沙漠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1960到1964年,连续5个夏天,侯仁之都是在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的沙漠中度过的。1960年,在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考察后,在去银川赶火车的途中,侯仁之险些遭遇车祸。吉普车出事故翻进了沟里,侯仁之坐在前排,醒来发现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全折断了。后来侯仁之回忆起这次考察,曾深有感触地认为这是他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进入了辽阔无际的大沙漠。”侯仁之发现了大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我认识到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不仅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充满了无限的科学发现的喜悦,足以抵偿任何困苦艰险的遭遇。”

1964年,侯仁之到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413年,赫连勃勃看中了这

块水草丰美的宝地,决意筑城,创建大夏国。而1600年后,统万城已经沉寂在流沙侵蚀的浩瀚荒漠中。侯仁之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他还借助碳14测定和孢粉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等进行跨越时空的追溯。就此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对榆林地区的考察中,侯仁之通过实地考察证实“榆林三迁”的文献记载是错误的。侯仁之的研究也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8年恢复高考后,尹钧科第二次考取了侯仁之的研究生。“当时我还在中学当老师,接到侯先生的信,让我直接去芜湖找他,边干边学。”于是,于希贤从昆明、唐晓峰从内蒙古、尹钧科从山东分别赶往芜湖,这场奇特的新生报到让他们至今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三个从芜湖坐着小船沿着青弋江上行,走了大概二三十里地,在河北岸的一个遗址捡了不少瓦片。回来给侯先生汇报,他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要我们带着他再去遗址。后来研究的结果是这个遗址是芜湖市最早的聚落鸠兹古城遗址。”回来时下雨,他们找小船顺流而下,细雨蒙蒙,下了船,侯仁之特意买了一壶白酒给学生们驱寒。

芜湖是沿江城市,芜湖市旁边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历史文化的遗存。当时铁路的规划是要将小山丘铲平,把一个大的江南编组站放在这里。侯仁之则建议把这个编组站沿长江往下游挪位,这样,

既保护了历史,又有利芜湖的发展,也给城市留下了园林绿地、城郊风景区。但是铁路部门已规划,如果要挪,除了科学的论证,还有繁琐的手续。侯先生坚持主张移,经过几次讨论,一直上报到国家建委。经建委和铁道部协商,加上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方案最后通过。后来芜湖的发展证明侯仁之是对的。

侯仁之在《晚晴集》自序里写道:“陈寅恪先生曾说,他研究的学问是‘不古不今’之学,而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1993年,82岁的侯仁之计划带学生前往赤峰调研,最终因为大雨冲垮路基,返回北京。深知父亲对“行路”的热爱,侯方兴2002年买了一辆越野车,周末一有空就带着侯仁之到京郊游历。“有些路线是我之前实地考察过多次的。”侯仁之无法出门考察后,侯方兴就成了他的腿和眼。作为北大历史地理中心的“编外成员”,侯方兴曾经连续几年冬天,每到周末就和研究人员们一起上山去考察古长城。“回到家一边吃饭就一边向他汇报,父亲听着特别高兴。”

晚晴

侯仁之评价自己的一生是“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来信舒。”他感慨自己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进入“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而此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从1980到1990年的10年里,他发了不下100篇论文。但是除了博士学位论文,侯仁之一生都没有大部头的学术专著,

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都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侯先生不看重这些,他每篇文章都坚持是自己原创。”张宝秀说。侯仁之与张玮瑛待人平易谦和,陈光中回忆每次拜访结束,他几乎都是“落荒而逃”。“否则张先生一定会送到院门口;也不能回头,不然就会看到张先生频频弯腰致意。”侯仁之唯独在治学上态度严肃。“他最反感的就是引文注释不严谨的人,说这件事也是他和我们谈话最严肃的一次。”张宝秀说。

1984年在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侯仁之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其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1985年4月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他与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等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加入公约,获批准。如今,中国已成为遗产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

85岁的时候,侯仁之以“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激励自己。待到90岁时,他表示“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走’路,庶几多干点活”。北京城中多处都能看到侯仁之撰写的碑文,如《明北京城墙遗迹维修记》、《白浮泉遗址整修记》。2003年是北京城建都850周年,侯仁之又应邀写了《北京建都记》。莲花池、后门桥和卢沟桥的保护都少不了他不懈的呼吁。“说实话,名利之心过去是有的,现在‘名利于我如浮云’。”侯仁之晚年密切关注着北京历史文化遗址的现实保护。

侯仁之一生最突出的体育项目是长跑。中学时,身体瘦弱的侯仁之打算加入篮球队却被排斥,于是他

开始练习长跑以强身健体。没想到燕京大学时期,他的体能已经强健到曾两次在学校的越野赛上夺得5000米长跑的冠军。在鲤鱼洲劳动改造期间,晚上系里学习、开小会,侯仁之是不能参加的。不下雨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绕着草垛跑步,跑到有人走动、直到散会的时候,再回去睡觉。

侯方兴觉得,不论长跑还是扫院子其实都算不得父亲的爱好。“那都是他为了有足够的精力搞科研而给自己制订的锻炼计划。”历史地理研究才是侯仁之终其一生的爱好。“他会在饭桌上和我们讨论他的想法,比如他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侯方兴回忆,侯仁之晚年脾气有点“容易急”,“我理解他,他是觉得还有很多事没有做,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944年,侯仁之曾在给大学毕业班的留言里写道:“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的‘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摘自2013年45期《三联生活周刊》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3.妈妈的“法律”

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是奥斯汀7,只有两个门,到后排坐得放倒前排的椅背。过两年,将奥斯汀7换成了奥斯汀8,有四个门,车也大了些。爸爸上下班,参加集会,或外出游玩,都是妈妈开车接送,有时也捎上我和哥哥。每有节日庆典,妈妈就拉上婆婆和袁妈,刘妈到闹市区去看景。香港净是盘山窄路,急转弯又多,妈妈从未出过事故,驾技实在是高,她可能是中国第一位夫人司机了。

妈妈到香港后,没有到社会上去任职,除了协助并参加爸爸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外,就是育儿和理财治家。她是数学系毕业的,理财治家自然是她的强项,也是爸爸的弱项,他乐得不问家事。袁妈、刘妈都不识字,也不懂广东话,没法出门买菜,所以妈妈还得管理伙食,每早给菜场打电话,小伙子就会将要的菜送到家。妈妈可怜他不能去上学,还教他识字。

妈妈育儿有一套科学方法:起床、睡觉的时间是铁定的,吃饭和大便的时间也不能随意更改。我和哥哥都是起床后饮水一杯,之后在马桶上一坐,超过时间没有便出来,下午就得喝一杯“果子露”——泄盐。这一大杯又咸又苦,拒喝是没门的。若第二天仍然没有来便,就要亲自动手来灌肠,大哭大喊皆不起作用。吃饭定量,一人一碗,各样营养丰富的菜一人一盘,都得吃光。有一次,袁妈做的肉馅苦瓜(湖南人爱吃苦瓜),我俩把馅子掏吃了,剩下苦瓜圈。妈妈来检查,勒令吃下。二人只好光口嚼苦瓜,真是“苦不堪言”。早饭半斤酸奶,不给放糖,晚饭还得喝半斤鲜奶,直吃得我从小就是个挺胸凸肚的胖子。妈妈还将橘子皮切丝,用糖腌一下,又甜又苦,抹在面包上吃,说是对身体好。夏天还要买一种细细的药蔗煮水,药味很浓,味道也不好,说是可以去暑气,着实锻炼了我的味觉。

我们放学回家,喝一杯水就得坐在书桌前。我和哥哥的书桌是对着的,妈妈坐在中间

就像排球裁判那样,监督着我们二人做作业。学校留的作业不是很多,做完了就开始上妈妈教的中文课。因为我们上的都是英制学校,中文课相对较少。读书、背诵和作文是主要内容。作文写好后妈妈修改,改好了再抄一遍,我们还得把改过的作文背下来。背错一字得挨一下手心板子。或者做错什么事,犯了什么错误,也在这个时候来“审问”和惩罚。哥哥聪明,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认错,连声保证“下次不敢了”,所以他挨打很少。而我则死犟不服,噘着嘴瞪着眼,即便知道自己不对也不肯认错,气得妈妈连打带拧。打痛了,我就张嘴大哭大号,目的是搬救兵:袁妈、刘妈还有婆婆听见就都跑来拉劝,总是说“还小呢,还小呢”。妈妈说:“这么大还小吗?不管教不行。”救兵来了,我更加使劲儿地哭喊,以泄私愤。我知道妈妈怕邻居嫌吵,最恨我号叫,我偏偏就号。我有两颗乳齿就是妈妈拿毛巾堵我嘴给塞掉的。在学校看到同学挨训哭得抽抽搭搭挺有滋味的,我也想学,又觉得怪累的,就算拉倒,还坚持大声号哭。因此我挨打的次数很多,几乎成了我每日必修的功课了。

我六岁时,妈妈买来一架钢琴放在客厅里。抬来时,我觉得这东西挺好玩儿,还挺高兴。殊不知没过多久,这就成了我挨打的另一场所。钢琴老师每周末一次,哥哥也学,但妈妈对他没有要求,让他玩玩而已;而我每天上学前得练习半小时。妈妈坐在钢琴一头,一手拿着尺子,弹错一音就顺手敲一下指头,也挺疼的,所以我边哭边练是常有的事儿。爸爸不赞成妈妈的教育方式,有一天早上他们二人在客厅为此吵了一架,妈妈还打了爸爸一下。爸爸生气地上班走了,我吓得噤若寒蝉。妈妈哭着说都是为了我。直到中午在饭桌上,我看他们又和好了,我压抑了一上午的心才放松下来。自此我练琴用心多了。

我四岁时,扁桃体大得阻碍吞咽,还常感冒。妈妈当机立断,送我去胡惠德医院动手术,把扁桃体割了。妈妈听说男孩儿割包皮有益健康,就把六岁的哥哥也一并送去吃了一刀。袁妈、刘妈还有婆婆都在手术室外哭泣,妈妈认为她们无知可笑。我入医院时懵懵懂懂的,可出院后再走过那医院,闻到消毒药水的气味就心跳加快、视若畏途。

34.凄婉的知青之歌

陈太太已然明白,刘强就是自己丈夫军中的挚友、刘军长的儿子刘啸狮。刘军长和自己的丈夫陈师长,不但是同乡,而且还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两家一向过从甚密,两人也亲如兄弟。因此他们生的孩子,一个小名叫“狮子”,另一个就叫“老虎”。刘军长干脆让儿子的大号就叫刘啸狮。他说中国人一直是一头睡狮,现在该醒了。不过刘军长看不见自己的儿子去实现他的梦想了——因为他妻子的共产党员身份被发现后,夫妇俩就双双死在了台湾的监狱中了。

刘强从陈太太口中知道了自己父母的遭遇,悲伤不已。玉哨见刘强呆立无语,上前轻轻地说:“你交给我的那件宝贝,被人抢去了。”

“啊?”飘忽的神思重返现实,“什么人抢的?你看清楚没有?”

玉哨摇摇头:“那天我赶到陈太太家门前,天黑了看不见,被人从后面射了麻醉针昏迷了过去。等醒来,东西已经不见了。”

“艾蛟,肯定是他干的!”刘强着急地说。陈团长忙问:“怎么回事?”刘强强忍着他说:“还记得吗,我对你说过我身上带着件宝贝——”他赶紧三言两语把宝贝的来历和重大科学价值说了一遍,“这宝贝决不能落到艾蛟手里!你要马上派兵去捉拿他。”

见刘强心急的样子,陈团长笑道:“在我这里,他跑不了!”果然,抓捕艾蛟的命令下达不久,已闻讯逃到山口的艾蛟一伙,很快就被押回来了。陈团长干脆对刘强说:“这家伙交给你了,你去处置吧!”于是刘强来到艾蛟的监房,直截了当说:“我不想与你啰嗦,两条路你自己选择:要么交出宝贝;要么把你当初强加在我头上的命运还给我!”

艾蛟装傻充愣:“你的宝贝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怎么还你啊?”刘强遏止不住心头怒火:“阳关道你不肯走,那就只能送你去鬼门关了!”说着一挥手,招来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拉出去毙了!”

几名士兵立刻进去将艾蛟五花大绑,推搡了出来:“走!”艾蛟脸刷地白了:“刘……强兄弟,你、你不能这样!”刘强鼻子里“哼”了一

声,拔腿就走。通往刑场的崎岖山路上,艾蛟眼泪扑簌簌落下,哀求刘强:“兄弟,放我一马吧!把宝贝还你还不行吗?!”

刘强冷笑一声:“晚啦!”艾蛟被士兵推得跌跌撞撞往前走。他仰天长叹:“苍天啊,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绝望中,他想到和刘强同样是知青,命运却如此戏弄人。下意识地,他唱了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在这里刀耕火种/扎根在西南边疆/蚂蝗叮,蚊子咬/吃不饱又睡不香/白天要拉荒种地/晚上有毒蛇爬上床/青春呀这样度过/前途啊多么渺茫……

听着,刘强怔住了:这歌词怎么这样熟悉?这时,莫老爹追了上来,拉住刘强的袖子说:“孩子,能不能饶了他?你听听,他唱得多惨!哎,过去我只知道我们在这里受苦,想不到你们这些孩子也一样在受苦!”似一道闪电划破了刘强记忆的天空——皎皎!他终于记起来了。艾蛟唱的这首歌,就写在皎皎那本红皮《圣经》最后的白页上。刘强的心弦被拨动了:“站住,你怎么会唱这首歌?”

艾蛟见问,心中冒出了一丝希望:“这是我们兵团的《知青之歌》,是一位女战友综合各地的知青之歌重新创作谱曲的。这位女战友,人长得苗苗条条的,一张白嫩的瓜子脸,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我很崇拜她……”

莫老爹见艾蛟说得离谱,忙喝住:“不要开无轨电车!快反省自己做的错事,求刘先生原谅吧!”刘强摆摆手:“莫老爹,让他说下去!”

艾蛟继续信口开河:“兵团的战友们都喜欢听她唱这首歌,唱着唱着就有一片抽泣声。兵团领导说这是污蔑上山下乡的反动歌曲,召开全兵团大会批斗她,还要她交代黑后台。他们在她脖子上挂了大牌子,整得她惨不忍睹!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团部去说,这首歌是我写的,黑后台就是我!整自己人不算本事,有能耐搞世界革命去!”说罢我转身就走,当夜就越过边境去投奔了缅共游击队。”

刘强问他:“你的那个女战友……叫什么名字?”“陈皎皎!”艾蛟脱口而出。

“啊?”站在旁边的莫老爹一声惊叫,还要追问;刘强死死按住了他:“莫老爹,不要说了!你到伙房去整点饭菜,让我跟艾蛟好好谈谈。”

